

陕北神木话“吼是”类词语的 语法特征与标句词理论*

邢向东 徐杰

提 要 陕北神木话的引语结构“吼是”及其种种变式可以引入间接引语,并且随着“说吼是”的功能泛化而进一步语法化为准标句词。在标句词理论框架下审视此种现象,我们认为“吼是”是一个引入宾语从句的准标句词。它既有一般标句词的共性特点,又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典型的标句词均有以下三项基元特征:标明句子是主句还是从句,是定式句还是不定式句,句子的功能类型为何;而“吼是”仅有标明句子从句一项特征,应跟汉语方言中其他源自言说动词的标句词一起看作准标句词,从而跟典型标句词有所区隔。本文认为,在标句词理论框架下对“吼是”及同类词语加以系统考察,对于深入认识其性质和特点以及标句词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均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神木话 “吼是”类词语 引语结构 准标句词

○ 引 言

陕北神木话有一个高频使用的引语结构“吼是”,引导间接引语,转述他人或媒体等的话语,表达示证(evidentiality)功能,并在“说+吼是+小句”结构中词汇化、语法化为引语标记(quotative marker)。此外,随着“说吼是”的功能泛化,“吼是”还进一步语法化为“标句词”(complementizer)。“说吼是”作为一个整体还可充当插入语。“吼是”类词语在陕北晋语中特点鲜明。它们跟“二”(音[Λu⁵³])一样,成为神木话的典型特征之一。

“吼是”充当引语结构时,“吼”重读,是言说动词;“是”轻读,是引语标记。而在“说吼是”中,“说”重读,“吼是”轻读(“是”可以弱化到只剩声母[s]),使用功能上进一步虚化弱化。这样,先后出现的言说动词“说”“吼”与标句词“是”“吼是”层层套叠,在不同的层次下具有不同的功能。尤其是“吼是”,随着结构“说吼是”用于不同的语境,语义不断虚化,主观性不断增强,用法不断扩展。本文首先分析“吼是”的结构、句法和语用特点,随后引入当代句法学中的标句词理论,讨论“吼是”与汉语其他方言标句词的异同以及这些异同的理论意义。

作者简介:邢向东,男,陕西神木人,山东大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汉语方言,电邮:xingxd@snnu.edu.cn。徐杰,男,生于中国河南,美国马里兰大学语言学博士,澳门大学中文系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语法理论、语言教育、语言变异等,电邮:xujie007@gmail.com。

* 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北地区汉语方言地图集”(编号:15ZDB106)、“方言学家母语深度调查研究”(编号:21&ZD303)资助。承蒙李榕、高峰、杨炎华、罗堃、杨文江等提出宝贵意见,谨此一并致谢!

一 言说动词“说”“吼”及其组成的引语结构

1.1 言说动词“说”和“吼”

陕北神木话中，“说”和“吼”均为言说动词。“说”的本义就是言说义，“吼”由叫喊义引申为言说义。

“说”的用法较多，且带不带宾语比较自由。例如：

- (1) 我说完了，你说吧。
- (2) 你要说这个话就没意思了。
- (3) 你跟那个说甚也不顶事你跟他说什么都没用。
- (4) 我哥哥说他不^{想办猪}场了。(引述)
- (5) 你说我哥哥^{去哪}去了？(引述)

“说”也可同“是”组成引语结构。“说是”多引导间接引语。例如：

- (6) □nie²¹³你妈说是教你给我们帮给下忙。
- (7) 书上说是这种蘑菇有毒嘞，不能吃。
- (8) □nie²¹³你二哥说是他真儿今天有事嘞，不能来了。

“吼”的本义是“叫喊”。可以单独使用，也可组成“吼喊”“吼叫”“吼天叫地”等复合词。例如：

- (9) 你朝我吼甚嘞你^{对着我喊}叫什么？
- (10) 眼看人家把车子推走了也不吼一声。
- (11) 把□nie²¹³你哥哥吼醒了。
- (12) 逢上面来了人，公安局那车就在街上吼得呜呜地。

“吼”引申后表示“叫、招呼”，带宾语或用于“把”字句，例如：

- (13) 你吼给□nie²¹³哥哥一声你^{叫一声}你哥哥。
- (14) 赶紧吼人去。
- (15) 去榆林起把我吼上去榆林的时候叫上我。
- (16) 你咱看车子着，我进去吼他去来你给咱看着自行车，我进去叫他去。

“吼”从“叫喊”义引申为言说义，不过不能表示普通的言说义，只能组成引语结构，这是它同“说”的重要区别。因此，可以将“吼”的言说义限定为“引述”。比如“我们说完了，你说吧”，不能说成“我们吼完了，你吼吧”。“就你一个人说上没完”，不能说“就你一个人吼上没完”。“吼”表引述义的区域特点非常明显，只在神木城关话为代表的北片话使用，南片的高家堡话以及南乡话都不能说。例如：

- (17) 我哥吼/说他真儿来也我哥说他今天要来。(说，引述)
- (18) 我妈吼/说她这两天一满不想吃饭我妈说她这两天一点也不^{想吃饭}。(说，引述)

1.2 引语结构“说是”和“吼是”

神木话中，“说”“吼”都可加上引语标记“是”，组成引语结构“说是”“吼是”。这时两者可以互换，替换后只有风格差异：“吼是”比“说是”的口语色彩更浓厚一些。从整个陕北晋语的情况来看，“吼是”只流行于神木和府谷的北部地区，其他陕北方言都使用“说是”。在神木城关，一般来说，教育程度高的人多用“说是”，教育程度低的人多用“吼是”。

在“吼是”“说是”构成的引述句中，“主语+吼是/说是”是“引导部分”，其后的小句是“引语

句”(quoted clause)，“是”可看作一个引语标记(quotative marker)(乐耀 2020:145-146)。其中主语只能是第三人称。例如：

(19)我大姐说是/吼是店塔镇唱戏嘞。

(20)我妈那日儿说是/吼是她不想在西安成了。真儿又说是/吼是成着也，不回神木来了。

我妈那天说她不想在西安住了。今天又说要住着呢，不回神木来了。

(21)我们老师说是/吼是教家长检查作业嘞。

(22)小刚说是/吼是他有事嘞，来不了了。

1.3 引语标记“是”

在引语结构“吼是”“说是”中，“是”不表判断，而是引介引语句。引语标记“是”在陕北晋语中普遍使用，一般只能引介间接引语，不能引介直接引语。例见上文。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表认识义的动词之后，也常用“是”引介小句宾语。这时句子主语也可以是第一人称，经常表示反事实预期。例如：

(23)两个人都吹的是他们能办公司嘞，完了谁也没办成。

(24)我盘当以为是你给那个说的。(事实上不是)

(25)原来盘算是我妈教我哥插队也，不想是教我姐姐下了乡了。

(26)我当是刘石畔修电厂也我以为要在刘石畔建电厂，后来是在店塔建了。

(27)都当成是□nie²¹³你妈回来了，没想是□nie²¹³你大姐回来了。

(28)你当是□nie²¹³你爹当官儿那会儿嘞你以为是是你爸当官那时候，你想做甚就做甚？

(29)那日儿说下是全家都来也那天说好全家都要来。

跟北京话等不同的是，陕北晋语的这个引语标记“是”来源于判断动词，而不是言说动词。不过，“是”的使用比较受限，主要是用于言说、认知类动词之后起引介作用。

二 “吼是”的基本用法

“吼是”除了作为一般的引语结构之外，还经常跟在言说义动词“说”“问”等动词或动词短语之后起引介作用，或者后移到句末。这时都不能用“说是”替换，只能用“是”替换，表明“吼是”已整体语法化为准标句词了。

2.1 “说+吼是”

“说吼是”是神木话中十分高频的词语组合体，“吼是”的一系列引申用法，都与它有关。它不仅可以用肯定句表达一般性引述，而且可以用“没+说吼是”的反问句式表达信息来源的确切可靠。

2.1.1 “说吼是”的一般引述用法

“说吼是”是由言说动词“说”加上带有引语功能的准标句词“吼是”组成引语结构，后接引语句。其典型特点可以归纳如下：

(一)引导句主语必须是表第三人称的代词或名词，不论是有生命的人还是无生命的各种书本、杂志、电台之类媒体，都可以充当主语。其中，人物类直接做主语，媒体类必须和“上”“里”等方位词组成方位短语才能做主语。

从示证范畴(evidentiality)的角度看，引导句中“说吼是”的主语不同，表示信息来源或获取方式不同，其中指人的信源最确切，明确度最高，而且引述内容一般是亲耳听到的。“天气预报”类次之，也具有较高的明确度和权威性。“报纸上、电视上、书上、抖音上”等则根据不同的

人对媒体和自媒体的看法、说话人的知识结构有所不同。“人”“有人”表示信息来源和信息获取方式不明。

(二)宾语从句可以是陈述句、疑问句和祈使句。

“说吼是”引导的宾语从句最常见的是陈述句,转述某件事情、知识等,可以是一个事件、一个判断。时制上包括过去时、将来时、现在时。例如:

(30)我爸爸说吼是家里来了亲亲了。(陈述;现在时)

(31)张小平说吼是单家滩杏花开了(陈述;现在时)

(32)那说吼是在榆林见我姐姐来了他说在榆林见我姐来着。(陈述;过去时)

(33)那些说吼是吃了饭去杏花滩公园要去也他们说吃过饭要去杏花滩公园玩儿。(陈述;将来时)

(34)甲:抖音上说吼是牛奶不能多喝。(陈述;惯常态)

乙:那才是瞎说嘞。

(35)甲:海报上说甚嘞?

乙:说吼是人民广场有秧歌比赛嘞。(陈述;现在时)

当信息来源不明时,一般用“听人说吼是”“听说吼是”。其中,“听人说吼是”是兼语式,前面一般不带主语(“我”)。“听说吼是”以分析为“听说+吼是”为妥,当由“听人说吼是”省缩而成。例如:

(36)听人说吼是/听说吼是神木也修飞机场也。

(37)听人说吼是/听说吼是鄂尔多斯招聘大学毕业生嘞。

(38)听人说吼是/听说吼是榆林拿乔灌木替换沙蒿嘞。不知道神木甚会儿换也。

宾语从句也可以是疑问句,引述某人的疑问,要求听话人回答,不过更常用的是“问吼是”。例如:

(39)我爸爸说吼是/问吼是甚会儿开家长会嘞?(疑问)

(40)小燕说吼是/问吼是谁打烂的家具?(疑问)

宾语从句还可以是祈使句,作用是传达第三者对听话人的命令、要求,信息来源比较确切,主语除了指人的词语,也可是某一机构。因为是间接引语,所以引语从句总是带使令动词。这时“说吼是”可以省略,成为简单的祈使句,语气直白,说明在传达命令的时候,引语结构出现的强制性减弱。这时它反倒像一个插入成分^①。例如:

(41)我妈说吼是教你送给下儿孩伢儿我妈说让你送孩子。(我妈教你送给下儿孩伢儿。)

(42)老师说吼是教你好好儿做作业。(老师教你好好儿做作业。)

(43)学校说吼是教家长参加会去嘞!(学校教家长参加会去嘞!)

2.1.2 “没+说吼是”

否定词“没”加上“说吼是+小句”构成反问句,表达强调的引述语气。从示证功能看,这种表达方式隐含着信息来源可靠的意思,说话人对信息的可信度、正确性抱持较高的信任态度,如说明常理、常识的谚语等,是言者心目中的至理名言。“没说吼是”可能是由“没听人说吼是”省缩而来,口语中还偶尔使用原形。该句式的后续句多数是“看”字句,验证引语所说的道理在现实中的例证。例如:

(44)没说吼是“富不过三代”。你看看老牛家。(果然家业败了。)

(45)没说吼是“众人撙柴火焰高”。你看一阵阵□tsɔ⁵³就闹完了。

(46)没说吼是“亲不过的姑舅,香不过的猪肉”。你看姊妹两个多亲热?

(47)没听人说吼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那会儿谁没穿过补丁衣裳?

2.2 “问+吼是”

“问吼是”组成引语结构的特点是:

(一)主句的主语一般是第三人称代词或指人名词,信息来源是确切的人。

(二)宾语从句可以是反复问、特指问、选择问,不能是是非问。这是因为神木话没有专门表是非问的结构和语气词,只能靠语调表达。其中如果没有特别的疑问结构,就会和陈述句相混,导致听话人无法判断是陈述还是疑问。

(三)宾语从句的主语一般跟主句不同,也有少数相同,相同时可以省略。例如:

(48)我妈问吼是你去不了我妈问你不去不了?(反复问)

(49)我妈问吼是□nie²¹³们你们吃了饭没? (反复问)

(50)我爸爸问吼是咱们坐什么车也? (特指问)

(51)我们老师问吼是□nie²¹³们你们俩谁开家长会去也? (特指问)

(52)老师问吼是这话是张晓说的李飞说的? (选择问)

(53)学生问吼是坐火车也坐汽车也? (选择问,引导句、引语句主语相同)

2.3 使令类宾语从句中“吼是”的位移

引语结构“吼是”的位置比较灵活,可以同主句主语分离而位移至句末:当宾语从句是祈使句(动词一般是“教”),且同主句主语相同时,“吼是”可以单独后移到句末,从而使主句主语跟谓语分离,原主语同使令短语构成主谓结构。其语用目的是凸显使令的内容,增强语力^②。例如:

(54)队长教你去嘞吼是。(←队长吼是教你去嘞。)

(55)我爸爸教□nie²¹³你们几个商量嘞吼是。(←我爸爸吼是教□nie²¹³你们几个商量嘞。)

(56)老师不教你骂人吼是。(←老师吼是不教你骂人。)

(57)□nie²¹³你妈不教你瞎跑吼是。(←□nie²¹³你妈吼是不教你瞎跑。)

2.4 “V+得+吼是”

“吼是”做准标句词的句子中,有一种比较特殊的结构,即“V得+吼是+小句”。其中,V只有“说、吹、盼”三个动词,“得”是陕北晋语中常见的实现体标记。“V得”与“吼是”引导的小句之间是动宾关系。这种结构的语用意义也跟下一节将讨论的句式相同,表示反事实预期。该结构的特点如下:

(一)“吹得吼是”可带第二、第三人称代词或指人名词主语,其中第二人称代词做主语时多表达言者对对方的质疑。“说得吼是”“盼得吼是”前多不带主语。

(二)都表示反事实预期,多数后接转折分句。

(三)“吼是”的使用不是强制性的,如:“说得(吼是)不教你去”“吹得(吼是)他可能行嘞”“盼得(吼是)不用缴费了”。不过从使用频率和自然程度来看,用“吼是”的句子更自然、常见。例如:

(58)老王吹得吼是他能寻上关系嘞。结果瞎花了一坨都许多钱。

(59)二宝吹得吼是他一天就做完了。不想两天了还没做完。

(60)你敢吹得吼是你会嘞么你不是吹牛说你会吗。

(61)说得吼是不用交房钱了。(不想……。)

(62)说得吼是改造小区也,三年了也没见个动静。

(63)盼得吼是疫情赶紧过了吧,则看这下还没完了!

(64)盼得吼是小子儿子毕业了就轻省些儿了。(不想……)

(65)盼得吼是神木赶紧通高铁吧,结果车站还给修了个远!

三 “说吼是”组合与“吼是”用法的发展

“说吼是”的初始句法作用是充当主句的谓语中心语,引入间接宾语。由于使用频率极高,在某些句子以及篇章中可以整体上表认识义,乃至比认识义更抽象的理由义、关系义。所在句子多数情况下表示反事实预期,委婉地表达否定语气,多用于表让步条件关系的分句,或构成单句。在这些用法中,“吼是”的性质已经语法化为准标句词。与此有关的理论问题将在第4节讨论。

3.1 “则/本来+说吼是”

在让步转折复句中,“说吼是”从言说义类推到认识义。“吼是”随着“说”的意义虚化,已经语法化为准标句词。其特点如下:

(一)主句主语和言者主语同为说话人,往往省略,句子由引述他人言语变为引述自己的某种认知。

(二)句子表示反事实推理。宾语从句说明原本的情况或理由,前面带表轻微让步语气的副词“则”“本来”等,充当让步条件分句。

(三)“吼是”的使用不具有强制性,可省略或用“是”替换,如例(66)可以说“则说这两天没事了”“则说是这两天没事了”。例如:

(66)则说吼是这两天没事了只以为这两天没事儿了,没想到又封了。

(67)则说吼是而真引媳妇子不兴坐轿了只以为现在娶媳妇儿不兴坐轿了,可是那家女子就要坐轿嘞。

(68)本来说吼是本以为□nie²¹³你爸爸身体也不好,想给他炖上只鸡补给下。不想那他还嫌鸡腥气嘞。

(69)本来说吼是本以为你来也,准备下一堆吃的。没想你不来了。

3.2 “不要(甭 piō⁵³) +说吼是”

“说吼是”表认识义,还可用“不要(甭 piō⁵³) +说吼是”引导宾语从句。其特点和例句分别如下:

(一)主句主语只能是“你”,可以省略。说话人用否定情态对对方的行为、态度或某种社会观念表示反驳、批评。

(二)“不要”表达认识情态,所以不能换用否定道义情态的“不敢”。

(三)“说吼是”相当于北京话的“以为说”(方梅 2006)，“吼是”充当其后面宾语从句的准标句词,用不用比较灵活。

(四)一般独立成句。

(70)(你)不要说吼是□nie²¹³爸爸当局长着嘞,你就想做甚做甚(你)别以为你爸是局长,你就想干啥干啥。

(71)不要说吼是人家不干就你也能不干嘞别以为别人不干你也可以不干。你是党员,人家是群众,不一样。

(72)你不要说吼是老汉就能打老婆嘞。那叫“家暴”,法律不允许。

(73)不要说吼是而真现在生活好了,就浪费东西嘞。

3.3 “不说+吼是”

“不说+吼是”句式的特点如下：

(一)引导让步小句(有的只是一个名词或代词,带让步义),表示让步转折关系。

(二)无论从韵律还是句法上看,“不说”已经重新分析为一个单位,表让步,相当于普通话的“别说”。

(三)“吼是”充当准标句词,可以省略。

有的陕北晋语只能说“要说是[ʂəʔ⁰]”(如绥德),说明神木话此处是“不说”后面加上准标句词“吼是”。例如:

(74)不说吼是你修不好了,□nie²¹³你师傅来了也怕修不好嘞。

(75)不说吼是盖三层了,就是盖两层儿也怕钱不够嘞。

(76)不说吼是有疫情了,就是没疫情也不能乱跑。

(77)不说吼是你了,就是□nie²¹³爹[ta²¹³]你爸来嘞,我真儿今天也不教进去。

3.4 “不能说+吼是”

“不能说吼是”后面的小句,结构和意义颇为复杂,作用是否定一种言者认为不正确的认识或行为。其特点和例句分别如下:

(一)句首通常不带主语,而带表“理应如此”的语气副词“敢”,强调言者观点的正确性和主观性。也可用“你”做主语,这时如果不是指着对方说的,“你”就表示虚指。

(二)“不能”义为“不可”,属否定性的道义情态。因此该句式的结构是“吼是”引导一个小句做助动词结构“不能说”的宾语。“说”表抽象的认识义,“吼是”是准标句词。

(三)句末可用语气词“么”“吧”,其中“吧”最常见,主要是和句首的“敢”搭配,强化句子的主观性。

(四)“吼是”可以省略。

(78)敢不能说吼是你不去,再的人别人也不能去么。

(79)敢不能说吼是岁数大了,就连眉眼也不要了吧也不能说岁数大了就不要脸了吧。

(80)敢不能说吼是有钱儿就想做甚做甚吧!

(81)你敢不能说吼是各儿自己不怕受穷,就教全家人都跟上受穷吧。

(82)敢不能说吼是连各儿的娘老子也不管吧也不能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管吧。

(83)引上这些看房子敢不能说吼是尽各儿买吧领着他们看房子就不能先尽着自己买。

3.5 “说吼是”做插入语

神木话可以将“说吼是”插入“不是、不”与核心谓词之间,作用是弱化否定语气,句法上可以分析为插入语,“吼是”的意义比在上面几种结构中更虚,可以省略。与前几种结构的最大区别在于,前几种结构的“吼是”之后一般是小句,而该结构的后面只是一个动词短语。我们认为,这是“说吼是”引介宾语小句用法的类推所导致的。例如:

(84)这个事不是说吼是那么简单/这个事不是那么简单。

(85)(新风系统)根本不是说吼是靠机器运行嘞/根本不是靠机器运行嘞根本不是靠机器运行。

(86)这个事不是单纯说吼是就是个关系问题/这个事不是单纯就是个关系问题。(讨论办事儿)

(87)你也不说吼是打声招呼/你也不打声招呼。(怪对方不打招呼)

(88)你也不说吼是给帮上个忙/你也不给帮上个忙。(怪对方不帮忙)

3.6 “说吼是”用法的扩展与“吼是”的语法化

以上几种用法中,“则/本来说吼是”“不要说吼是”与“不说吼是(十分句)”“不能说吼是”都引导让步从句,“吼是”充当准标句词。但前两种用法中,“说”表示“认识义”(以为义),后两种则失去认识义,只表让步关系,意义更虚,主观性更强。而在充当插入语时,“说吼是”连关系意义也没有了,只起缓和否定语气的作用。可以看出,“说吼是”随着出现语境的逐步扩展而不断地发生语用类推,原本的词汇意义不断虚化。

综上所述,“吼是”的语法化过程可以归纳为三大步骤:

【引语结构】→【准标句词】→【插入语成分】

上述语法化过程伴随着以下变化:

(一)表示信息来源的主句主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低。“吼是”“说吼是/问吼是”作为引语结构,除了“听说吼是……”之外,一般都须带主语,即引述内容的信息来源比较确切。“则/本来说吼是”表达认识义,“吼是”演化为准标句词,不过具有该认识义的主体仍然比较明确,即为言者本人,只是句子的主观性有所加强。“不要/不/不能说吼是”都是否定结构,其中的主句主语要么是听话人,要么模糊不清,因为否定某种观点、行为,或提出某一让步条件,其语用目的并非引述一个事件、一种说法,所以不必指出认识主体或行为主体(可以看作广义的“信息来源”),为了不至于刺激对方,有时甚至故意隐含信息来源。在“不是说吼是+VP”结构中,作为插入语,“说吼是”的句法位置已经决定了不必也不能指出信息来源,只剩下弱化语气的作用了。

(二)句子的主观性越来越强。作为一般引语结构的“吼是”“说吼是”,多是比较客观地引述某一信息来源的话;到“吹得/说得/盼得吼是”中,就具有了明显的主观性,其主观性主要是通过核心动词“吹、说、盼”表达出来的。从“则/本来说吼是”到“不要/不/不能说吼是”再到插入语“说吼是”,由于让步转折关系中前后小句的语义对比,加上否定词、情态副词“敢”与反问语气之间的配合使用,句子的主观性越来越强,“吼是”也随之不断地进行语用类推,意义逐步虚化,语法化为准标句词,再进一步语法化为插入语成分。就语法性质来看,作为准标句词的“吼是”与充当插入语成分的“吼是”已经完全不同了。

(三)从强制性上说,引语结构“吼是”必须强制出现,“说/问吼是”“则/本来说吼是”中“吼是”基本是强制出现,“吹得/说得/盼得吼是”“不要/不能/不说吼是”中,“吼是”可以不出现,强制性有所减弱;作为插入语的“说吼是”用与不用十分灵活,“吼是”反倒不能单独省略,这是因为插入语“说吼是”本身是一个整体,而不是“吼是”单独语法化的结果。

四 “吼是”所标小句与标句词理论

4.1 标句词理论与“吼是”的性质、功能

从普遍语法的标句词理论来看,神木话“吼是”用作准标句词的用法,可以统一纳入“标句词”(complementizer)。标句词最初也是保留至今的最经典内涵指的是动词的补足语小句所带的标记,即用来标明其引导的小句是一个充当补足语(complement,主要是宾语)的小句,是使得某小句成为补足语从句的语言单位。扩展后的标句词概念,还包括能够标明某种句子属性及具有特殊的句法位置的句末语气词、某些复句关联词语(田源、徐杰 2016)。

“说吼是、问吼是、V得吼是”以及后置于句末的“吼是”,都具有这一特点,满足标句词的要求。而作为插入语的“说吼是”中的“吼是”,则不属于标句词。但是,“吼是”依然残留着其原

本的词汇意义,尚未彻底语法化。因此,我们只能把它定性为准标句词。之所以把它定性为准标句词,除了其仍残留原始词汇意义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基础。

田源、徐杰(2016)列出了涉及标句词分类和定义的下列三个基元特征:

[±从属],[±定式],[±疑问]。

这个特征定位显然是基于英语中四个典型的标句词“that”“for”“whether”和“if”的典型特征而建立起来的,用以鉴别和分析其他语言中的标句词也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我们认为,考虑到现今标句词的本质功能是标明句类,主从句、定式非定式句以及疑问句都是语法学家用以分析语法现象时经常使用的句子类型,其中主从句和定式非定式句两个基元特征没有问题,可以继续使用。但是我们知道疑问和疑问句是句子功能或曰语气之下的一个小类,与此平行的还有陈述和陈述句,祈使和祈使句,感叹和感叹句。基于这一考虑,本文建议把田源、徐杰(2016)的三个基元特征中的“[±疑问]”修改为“[±功能类]”,指某标句词是否标明句子的功能类型,其中包括疑问,也包括陈述和感叹。

根据本文的讨论,如果把神木话“吼是”的特征纳入这个特征系统,其结果大致如表 1 所示:

表 1 “吼是”与标句词的基元特征对照表

基元特征	[±从属]	[±定式]	[±功能类]
吼是	+	±	±

这意味着“吼是”的主要功能是标明句子的“从属性”,也就是只能用作从句,不能用作主句。此外,它对句子时体和功能没有选择性。“吼是”的使用不能标明句子是定式还是非定式,也不标明句子的功能类型,是否是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等。具体情况如下:

(一)[+从属]:“吼是”引导的小句都只能是从句,不能是主句。但是,跟“that”等典型的标句词相比,“吼是”引导的从句功能有限,它们只能是宾语从句,不能是主语从句。神木话当然既有宾语从句,也有主语从句,甚至还有定语从句。“吼是”只能用于宾语从句中,说明它的语法化程度有限。它仍然残存着原本的言说动词的词汇特点。

(二)[±定式]:这表示“吼是”对其引导的小句的时体没有选择性,可以是定式句,也可以是不定式。在实际运用中,定式句居多。而祈使句在各种语言中一般均被看作不定式句。祈使句可以充当“吼是”标记的宾语从句,说明“吼是”引导的从句可以是不定式句。例如:

【定式句】

(89)我妈说吼是她不来了。

(90)则说吼是身体快好了只以为身体快好了。

【不定式句】

除了上述例(41)、例(42)和例(43),再如:

(91)□nie²¹³你妈说吼是教你不敢出去乱跑你妈说让你别出去乱跑。

(92)老师说吼是教你好好儿把作业检查给下儿老师说让你好好儿检查一下作业。

(93)我哥哥说吼是教你再等给阵儿我哥哥说让你再等会儿。

(三)[±功能类]:“吼是”充当引语标记时,其后的小句可以是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但它本身不能标记宾语小句的语气。与英语的“if、whether”等标句词本身即可标记疑问小句不同,神木话的“吼是”引导的小句必须自带疑问词、疑问结构和使令词,“吼是”本身没有这个功

能。在“说吼是”整体虚化的“则说/不要说/不说/不能说+吼是”等句式中，“吼是”引导的小句只能是陈述式，没有疑问和祈使式。在这一点上，神木话与其他汉语方言具有共性，跟英语的“that”类似。

值得注意的是，“吼是”引导祈使句小句时与陈述句、疑问句有不同的表现：一是可以省略而不影响结构和意义；二是“吼是”可以整体后移。这两点使得神木话“吼是”带使令小句的引语句既不同于陈述小句、疑问小句，也有别于其他方言的标句词。如表 2 所示：

表 2 “吼是”在使令句中的功能特征

基元特征	[±从属]	[±定式]	[±功能类]
吼是	+	-	-

4.2 “吼是”——准标句词

4.2.1 标句词与准标句词

根据 Heine and Kuteva(2002:329)的考察，世界语言中的标句词主要有两个来源：言说动词和指示代词。由指示代词语法化而来的标句词，如英语的“that”、上古汉语的“之”（田源、徐杰 2016）等。汉语中的绝大多数标句词来源于言说动词，如古代汉语的“云”“道”，北京话、闽南永春话的“说”，广东廉江粤语的“讲”，闽南方言汕头、揭阳话的“咀”（刘丹青 2004；方梅 2006；林华勇和马喆 2007；黄燕旋 2016；颜妮婷和林华勇 2022）。神木话的标句词“吼是”是由引语结构“吼是”——本质上也是言说动词——语法化而来。其实汉语的句末语气词也可看作一个标句词，它具有[-从属]、[+定式]和[+功能类]所有的三项特征。

标句词理论源自对“that”“for”“if”和“whether”的分析，且这四个标句词以及汉语的疑问语气词“吗”均具有标句词的三项特征，可以看作典型标句词。与此相对的，如果某种语言的某些词语只具备三项中的两项甚至一项特征，则可以看作准标句词，而非典型标句词。本文讨论的神木话“吼是”以及汉语方言中由言说动词语法化而来的词语仅仅具有[+从属]特征，既不能标明句子是定式还是不定式，也不能标明句子的功能类，都是准标句词。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准标句词有可能获得标句词的更多特征，进一步演化为典型标句词。

“吼是”还有一点与英语的“that”以及汉语方言中的其他一些标句词一致，就是其使用的非强制性。这表明“吼是”的[+从属]是一项弱特征，因此可用但不是必用。

4.2.2 “吼是”的个性特点

综上，神木话“吼是”具有如下个性特点：

（一）标记功能：如上文所述，作为准标句词的“吼是”具有一定的标句功能，它引导的小句是宾语从句。

（二）音节特点：汉语中的标句词大多是单音节词。而“吼是”则是一个双音节标句词，多了一个音节，似乎比较啰嗦。但从语用的角度来看，标句词的音节增加，从句与主要动词之间距离拉长，有助于凸显宾语从句。因此，“吼是”成为神木话口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标句词，具有语用上的动因。

（三）虚化条件与途径：汉语中已经报道的标句词，绝大多数是通过搭配动词扩展的途径实现语法化的。如北京话的“说”在由引语标记向标句词语法化的过程中，其搭配的动词甚至名词不断扩展：“听见说”“认为说、担心说、觉得说、发现说、理解说”“不在于说、是说”“有个谣言，说……”“可以说、应该说”“虽然说、如果说”等等，“说”随着搭配词语的扩展一步一步虚化（方

梅 2006)。揭阳闽语中“呶[ta²¹³]”语法化的情形与此类似(黄燕旋 2016)。而“吼是”语法化的条件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它搭配的动词尽管有所扩展,但只限于“说、问、吹得、盼得”等少数几个,因而它不是自己主动向标句词语法化,而是随着引语结构“说吼是”整体的语法化而被动语法化,实现功能扩展。尤其是“说吼是”还可以进一步虚化为插入语,除了弱化语气外再无其他作用,“吼是”只是其中的一个成分。从这一点来看,神木方言的准标句词“吼是”与汉语其他方言中“说”“讲”“呶”等,语法化过程相似,但语法化条件不同。

五 结 论

陕北神木话中高频使用的引语结构“吼是”,引导间接引语,转述他人或媒体等的话语,表达示证功能,并在“说+吼是+小句”结构中词汇化、语法化为引语标记。此外,随着“说吼是”的功能泛化,“吼是”还进一步语法化为准标句词。“说吼是”作为一个整体,还可充当插入语。“吼是”类词语在陕北晋语中独树一帜,特点鲜明。“吼是”的语法化过程可以归纳为三大步骤:“引语结构→准标句词→插入语成分”。这一语法化过程还伴随着一系列相应的句法、语义和语用变化。比如,表示信息来源的主句主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低,句子的主观性越来越强,强制或非强制对比鲜明。再如,引语结构“吼是”必须强制出现,“说/问吼是”“则/本来说吼是”中“吼是”基本是强制出现,“吹得/说得/盼得吼是”“不要/不能/不说吼是”中,“吼是”可以不出现,强制性有所减弱;作为插入语的“说吼是”用与不用十分灵活,“吼是”反倒不能单独省略,这是因为插入语“说吼是”本身是一个整体,而不是“吼是”单独语法化的结果。

本文引入当代语言学的标句词理论对相关现象进行了审视和定性。“吼是”属于宾语补足语小句的“标句词”。田源、徐杰(2016)列出了涉及标句词分类和定义的三个基元特征:[±从属]、[±定式]和[±疑问]。这个特征定位显然是基于英语中“that”等四个典型的标句词的特征而建立起来的。我们认为,考虑到现今标句词的本质功能是标明句类,而疑问和疑问句是句子功能之下的一个小类,与此平行的还有陈述和陈述句,祈使和祈使句,感叹和感叹句。基于这一理由,本文建议把田源、徐杰(2016)的三个基元特征中的[±疑问]修改为[±功能类]。后者指的是某标句词是否标明句子的功能类型,尤其是陈述、疑问和感叹。如果把神木话“吼是”的特征纳入这个特征系统,“吼是”对三项基元特征的取值分别是[+从属]、[-定式]和[-功能类]。这意味着“吼是”的主要功能是标明句子的“从属性”,也就是只能用作从句,不能用作主句。此外,它对句子时体和功能没有选择性。“吼是”的使用不能标明句子是定式还是非定式,也不标明句子的功能类型,是否是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等等。如果把拥有所有三项基元特征的英语中的“that”和汉语的疑问语气词“吗”看作典型标句词,那么本文讨论的神木话“吼是”以及汉语方言中由言说动词语法化而来的词语则仅仅具有[+从属]一项特征,它们既不能标明句子是定式还是不定式,也不能标明句子的功能类,都应该认定为准标句词。展望未来,准标句词有可能获得标句词的更多特征,进而发展为典型标句词。

附 注

①感谢杨炎华老师的提醒。祈使句做引语句与陈述句、疑问句有不同的表现,可以省略“吼是”而不影响结构和意义。如下文所示,祈使句中“吼是”可以整体后移,进一步朝典型标句词演化。可以省略同样表明这一点。

②后置引语标记如唐汪、西宁方言的“说”“说着”,参见罗端(2013)、张安生(2007)。

参考文献

- 方 梅 2006 《北京话里“说”的语法化——从言说动词到从句标记》,《中国方言学报》第 1 期。
- 黄燕旋 2016 《揭阳方言言说动词“咀”的语法化》,《中国语文》第 6 期。
- 林华勇、马 喆 2007 《廉江方言言说义动词“讲”的语法化》,《中国语文》第 2 期。
- 刘丹青 2004 《汉语里的一个内容宾语标句词——从“说道”的“道”说起》,载《庆祝〈中国语文〉创刊 50 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 罗 端 2013 《唐汪话里语气词“说”“说着”的语法化过程》,载吴福祥、邢向东主编《语法化与语法研究》(六),北京:商务印书馆。
- 田 源、徐 杰 2016 《上古汉语中用于取消句子独立性的“之”与标句词理论》,《语言科学》第 6 期。
- 颜妮婷、林华勇 2022 《永春方言的小句标记“说”的多功能性》,《语言科学》第 2 期。
- 乐 耀 2020 《功能语言学视野下的现代汉语传信范畴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张安生 2007 《西宁回民话的引语标记“说着”、“说”》,《中国语文》第 4 期。
- Heine, Bernd and Tania Kuteva 2002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rammatical Features of *Houshi* in Shenmu Dialect Spoken in Northern Shaanxi and the Complementizer Theory

XING Xiangdong XU Jie

Abstract : *Houshi* in Shenmu dialect spoken in Northern Shaanxi and its variants may be used to introduce indirect quotations, and they have various forms and various types of functions. As the original function of *shuo houshi* goes generalized, those words have grammaticalized to be complementizers. In the framework of complementizer theory, we hold that *houshi* is a quasi-complementizer introducing an object clause, which shares some properties with canonical complementizers while exhibiting some special features. A canonical complementizer has three fundamental features: 1) specifying whether a clause is a main one or an embedded one, 2) specifying whether a clause is definite or infinitive, and 3) specifying the type of a clause in terms of function. However, *houshi* only specifies that the clause it introduces is an embedded one, so its level of grammaticalization is quite low, and thus it should be analyzed as a quasi-complementizer together with other complementizers derived from verbs denoting “saying” in some Chinese dialects in contrast with canonical complementizers. It is demonstrated in this paper that a systematic study of *housh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lementizer theory is important and meaningful both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grammatical nature and properties of those words and to the enric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mplementizer theory itself.

Key words : *houshi* in Shenmu dialect spoken in Northern Shaanxi, quotation structure, quasi-complementizer

(邢向东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710062;
徐 杰 澳门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 999078)
(责任编辑 王平夷)